

書經蔡傳通考

五

六四

服部文庫

117

147

5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55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65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75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85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95 1 2 3 4 5 6 7 8 9 100

尚書通考卷之五

○五禮

吉凶軍賓嘉

修之所以同之風俗

孔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主之名。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主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吉禮之別十有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上言文考

卷三

以槱燎祀司中
觀師
兩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禋沈祭山林川澤

以齋辜祭四方百物

以肆獻裸享先主

以饋食享先主

以嘗秋享先主

以禴夏享先主

凶禮之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以吊禮哀禍戒

以恤禮哀寇亂

賓禮之別有六

以凶禮哀凶札

以禴禮哀圍敗

春見曰朝 夏見四宗
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

秋見曰觀 冬見曰遇
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

軍禮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嘉禮之別有六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振臍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愚按周禮五禮吳才老以爲唐虞時無此只是五典之禮然吉凶軍賓嘉有天下者不能一日闕此如律度量衡之類脩之恐其廢墜也但其目之凡則或損或益未可知耳。

○五玉者五等諸侯所執即五瑞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穎達曰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

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上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云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帛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于時未以皮爲飾

○二生

卿執羔

大夫執鴈

穎達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夏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一死 贊 総言六一贊

士執雉

穎達曰。曲禮云。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

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

○如五器

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贊。即舜之遺法也。

愚按穎達曰。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玉。以寶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今云周禮六器。則此五器當是。柴望禮神之物。經文序於五禮之下。非其次矣。周禮六器。禮天地四方。今闕其一。非其比矣。且如者亦審其同而辨其僞之意。

蓋諸侯以五玉來見天子而天子又合符之班瑞受終之事也如器巡狩之事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一年

天子巡守四岳四方諸侯各觀于方嶽之下

二年

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三年

南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四年

西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入上不至下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分東北晉無閭之地爲冀州

六年

于天子之國

并州恒山鎮

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分東北遼東等處爲青州

營州

徐州

荊州其山鎮曰衡山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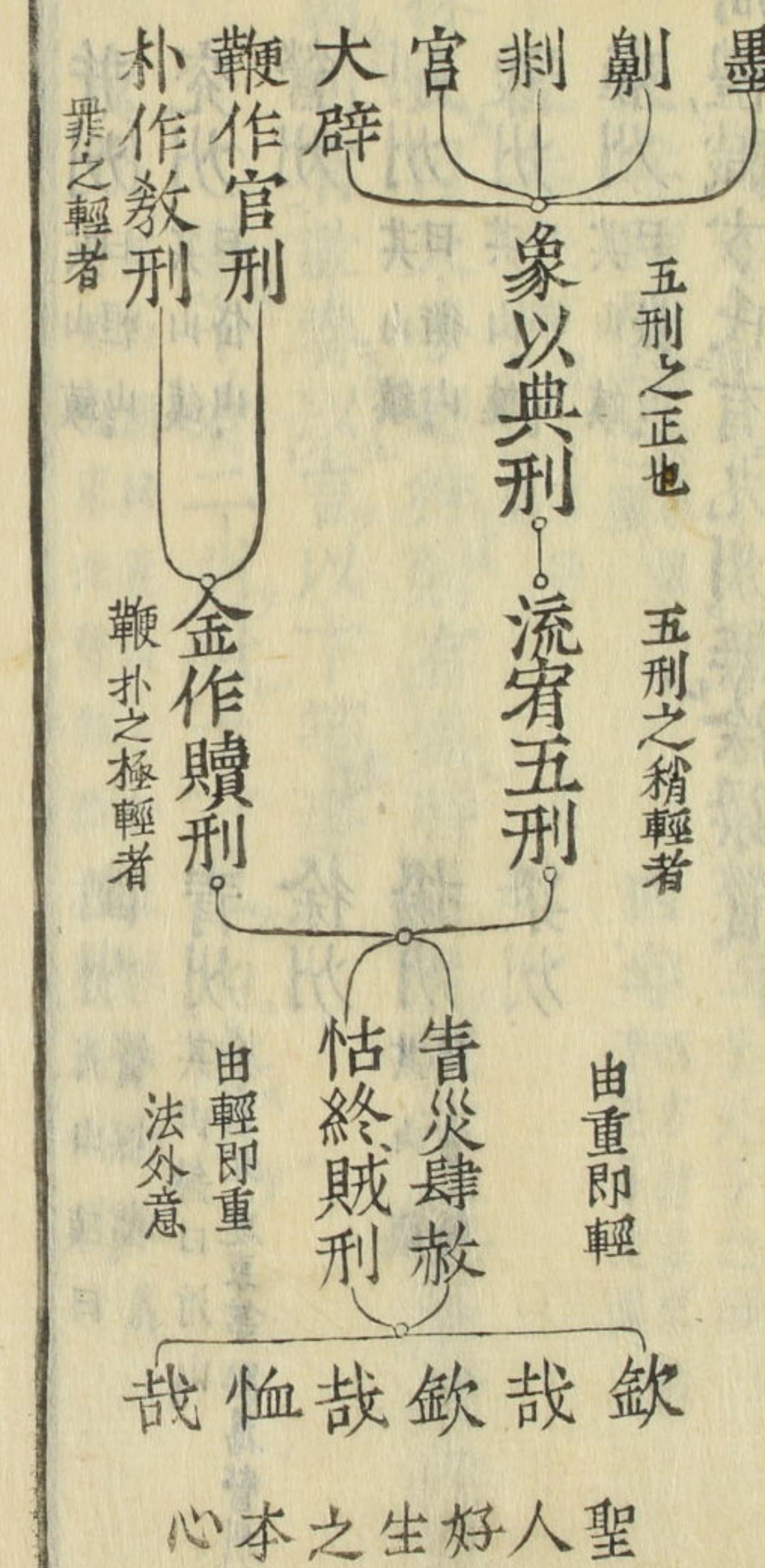
梁州

周禮職方氏有九州無徐梁營爾雅有幽營無梁青

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

音強爲之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蔡氏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示人以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朱子曰。自有一項刑治官府之胥吏類。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朱子曰。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如明鞭撻記之類。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者。

過誤而不幸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者，有恃而再犯。則雖當宥，當贖亦必刑之。此二句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雖其輕重取舍不同，然欽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未嘗不致辭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夫五者。

之內欽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至精至密。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流如水之

共工

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左傳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違。服誣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北裔之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舜于此流共工。

幽洲

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舜

穎達曰。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酈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洲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放置之於此。不

驩兜

驩兜曰。共工方鳩傷功。孔氏曰。黨於共工。罪惡同。左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得他適也。

穎達曰。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竄

則驩逐

崇山

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三苗

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雲氏曰。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饗蠶。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貧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蠶。杜預云。蠶。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貪財曰蠶。食曰蠶。吳起云。三苗之地。志云。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俗亦名卑羽地。左云。三危既宅者。亦名括地也。

殛 困則拘囚。

鯀 方不可命。地族續用弗成。左傳。頤頷氏有不才子。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擣杌。杜預云。即鯀也。擣杌凶頑無儔匹之謂。

鯀達曰。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稍輕故後言之。

羽山 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

括地志云。在沂州臨沂縣界。

鯀達曰。漢書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

在位通計一百單十年壽一百十六歲。

咨二十有二人。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別牧侯

十二牧。

十二州

之牧也。

四岳有所領四方諸侯

在朝者也。

伯禹

姒姓崇伯鯀之子也。頤達曰。賈逵云。崇伯

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

稷

田正官稷。名棄。

姓伯禹故

於邰。

契

稷臣名。姓子氏。封於商。

世系記見史

黃帝

正妃
嫫祖
西陵
氏女

玄囂

嬌極

帝嚳

帝摯

次妃
嬪氏女

帝堯

次妃
陳氏女

帝堯

次妃
簡狄氏女

帝堯

次妃
娵訾氏女

帝摯

帝摯</

仲容叔達杜氏曰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上服眼服其罪也呂刑所謂

日服

從也

孔氏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顓達曰行刑當就三就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朴以威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

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

蔡氏曰孔氏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辱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

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

三等

之居

孔氏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王十朋曰命臯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

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教以一言曰

明簡而易守也

垂攏臣名有乃思莊子曰工垂之指即此也

殳斨伯與方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

器者能爲二

共工

攻曲禮六工。有土金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埴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

益

孔氏曰。皇

比是也。

虞

虞衡掌山澤之官。周禮

於夏官。

朱虎熊羆

名四臣

孔氏曰。垂益所讓四臣皆在元凱之中。左氏文十八年。太史克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驥。杜氏曰。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蔡氏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

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後附伯與。亦爲垂之佐也。

伯夷

姬姓

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三禮

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礼也。

秩宗

主廟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人之事。亦此意也。

孔氏曰。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穎達曰。主郊廟之官。掌叙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

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官
周禮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夔臣名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

蔡氏曰：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官商角徵羽也。太始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

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
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
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
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所謂律
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
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

愚按官商角徵羽爲次者。取其聲之高下。以漸而
短者而言。蓋黃鍾之律九寸。太簇八寸。姑洗七寸
有奇。林鍾六寸。南呂五寸有奇。其寸之長短皆以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若以相生之法論之。則當以宮徵商羽角爲次。假令黃鍾爲官。下生林鍾爲徵。又上生太簇爲商。又下生南呂爲羽。又上生姑洗爲角。非以宮商角徵羽爲隔八相生之次也。

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又曰。古人作詩。亦是說他心下所存事。便將他詩

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後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安排下腔調。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求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又曰。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新安陳氏曰。假令黃鍾爲宮。相去一律。而太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爲角。又相去一律。而林鍾爲徵。相去二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他皆然。所以濟五

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曆志及律呂新書等書。

○八音

周禮春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墳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龍臣名

○二十有二人

四岳所領諸侯有在朝者十二州養民之官九官伯禹乘契臯夷夔龍

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臯工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又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者畧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變。禮先樂後。故先夷後變。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蔡氏曰。陟方猶言升遐。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

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記言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爲一百一十年。

新安陳氏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叙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载。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爲。故終身可恭已。而無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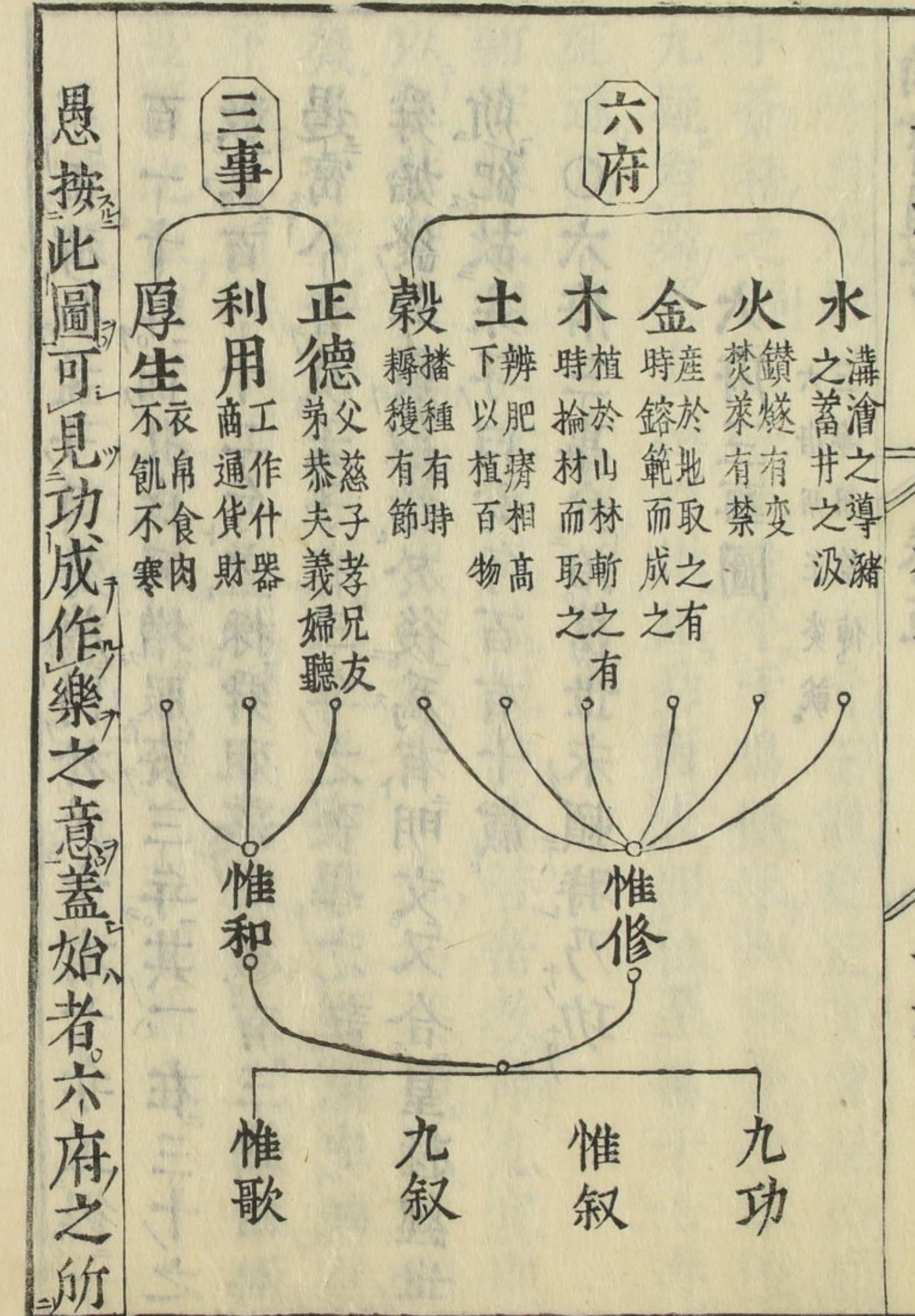
愚按經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禹謨三十有三載。

求禹禪位。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正得一百一十年。而孔氏又增服喪三十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百一十二年。蓋採舜殂落之後。有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及孟子有三年之喪畢之說。然史既以舜始終年數。總括於後。爲有明文。又合皇極經世所紀。故朱子曰。舜年百有十歲。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三事圖

六府用王炎說。
三事用蔡傳。



愚按此圖可見功成作樂之意。蓋始者六府之所

以修三事之所以和雖欲作樂不可強也。及其既修既和則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皆有自然之樂於斯時也。聖人乃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叶之律呂播之聲音而後樂始作也。故六府三事之雜然而獨終之以九叙惟歌之一句傳曰必世後仁豈不信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帝王道統

傳授之圖
堯允執其中
舜禹允執厥中
湯建中
武建極

惟精
惟一

愚按中者無過不及。大公至善之道也。鄉隣有闔而閉戶。所謂無過也。往救則過矣。同室有闔。被髮纓冠而救之。所謂無不及也。閉戶不救則不及矣。上帝降衷。不豐於聖。不嗇於愚。所謂大公也。事理當然之極。而無一毫私偽之雜。所謂至善也。常人之情氣質物欲流而罔覺。天理民彝。微而莫察。知有入心。而不知有道心。所以失其中。聖人則明睿所照。精以不雜。始終無間。一以不貳。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所以得其中。聖愚之相去遠矣。其分則在乎中之存與否耳。故自帝而王。若堯之舍嫡。傳

賢舜之殛父。與子湯武之征誅易位。其變也。爲天地立心。爲生命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其常也。聖人所以大過。入者無他。亦時中而已。堯舜禹見而知之。口傳面命。湯武以來。聞而知之。躬行心得。而書簡載述。先後相符。時雖異。而聖則同也。然則中之一字。乃聖學相傳之統。千萬世帝王之治法也。後之欲法帝主之治者。可不於是而求之乎。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穎達曰。釋言云。干。捍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入。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孔氏云。干爲楯。釋言又云。

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
于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秉羽。故于羽皆舞者。
所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蔡氏曰。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爲伯。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蔡元度曰。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三章。大夫一章。士服皮弁。無章數。

蔡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丑輪山。乘櫟。切追輶史記。作橈。音絕。漢書。作毳。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櫟。史記。作橋。漢書。作柂。居足切。以鍼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目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目澗。畎澗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澗而不及。又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澗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愚按。畎澗之制。蔡氏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十。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甲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十尋深二仞。謂之澗。專達于川汎。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注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爲出賦稅。共治溝洫也。方十里爲成。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澗。

畎澗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澗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則井由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逕。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澗。澗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畛。甲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八尺。深八尺。謂之澗。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晦百爲夫。夫。仍謂之澗。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畝。遂溝洫澗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

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主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兩我公由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尔私終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

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弔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主之時上以仁撫下

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由稼不善。則非更公。由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有洫。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溝。而匠人百里有同。同間有溝。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溝。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溝而已。謂其間有溝也。

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溝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溝。亦其大畧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夏貢商助周徵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徵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鉶粟。許慎繹鋤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十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百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畝而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十一。

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又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畛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

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徵熊氏謂夏政寬簡。丁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丁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徵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甲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媿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百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三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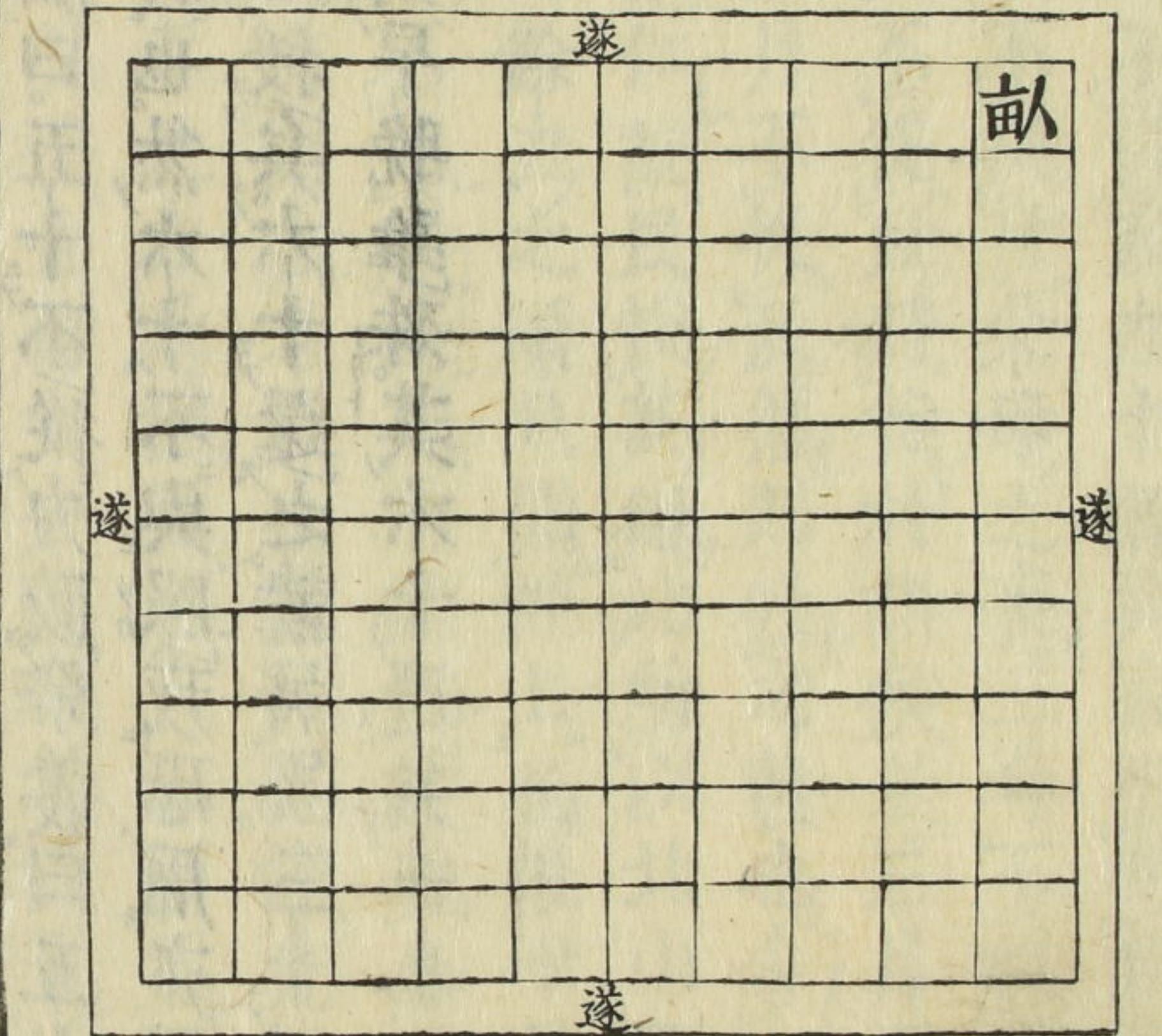
足以_ノ上養_ハ下_ヲ則有餘_。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_一人所
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
同意_ヲ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有五舍之以
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
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
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
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十日則
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
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

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
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鄼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鄼
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不必旗鼓也。
司徒之於大鄉遂人之於大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
則族師鄼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
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旬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
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
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丁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塗。非所謂舍老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

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其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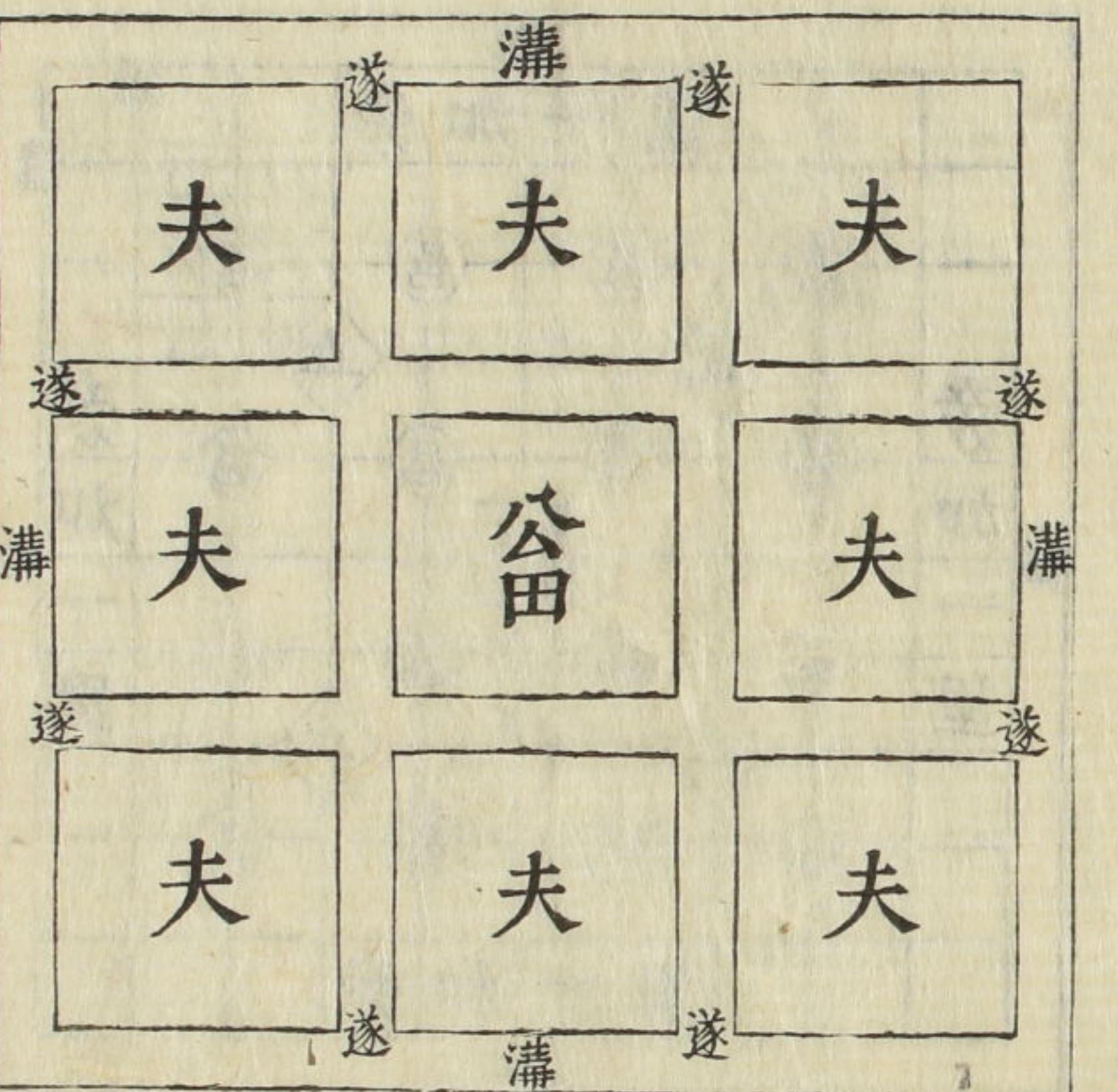
百畝爲夫



夫間有遂

匠人註云。古者耜丁金兩人併發之其龍中曰耜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丁夫所佃百畝。畝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逕。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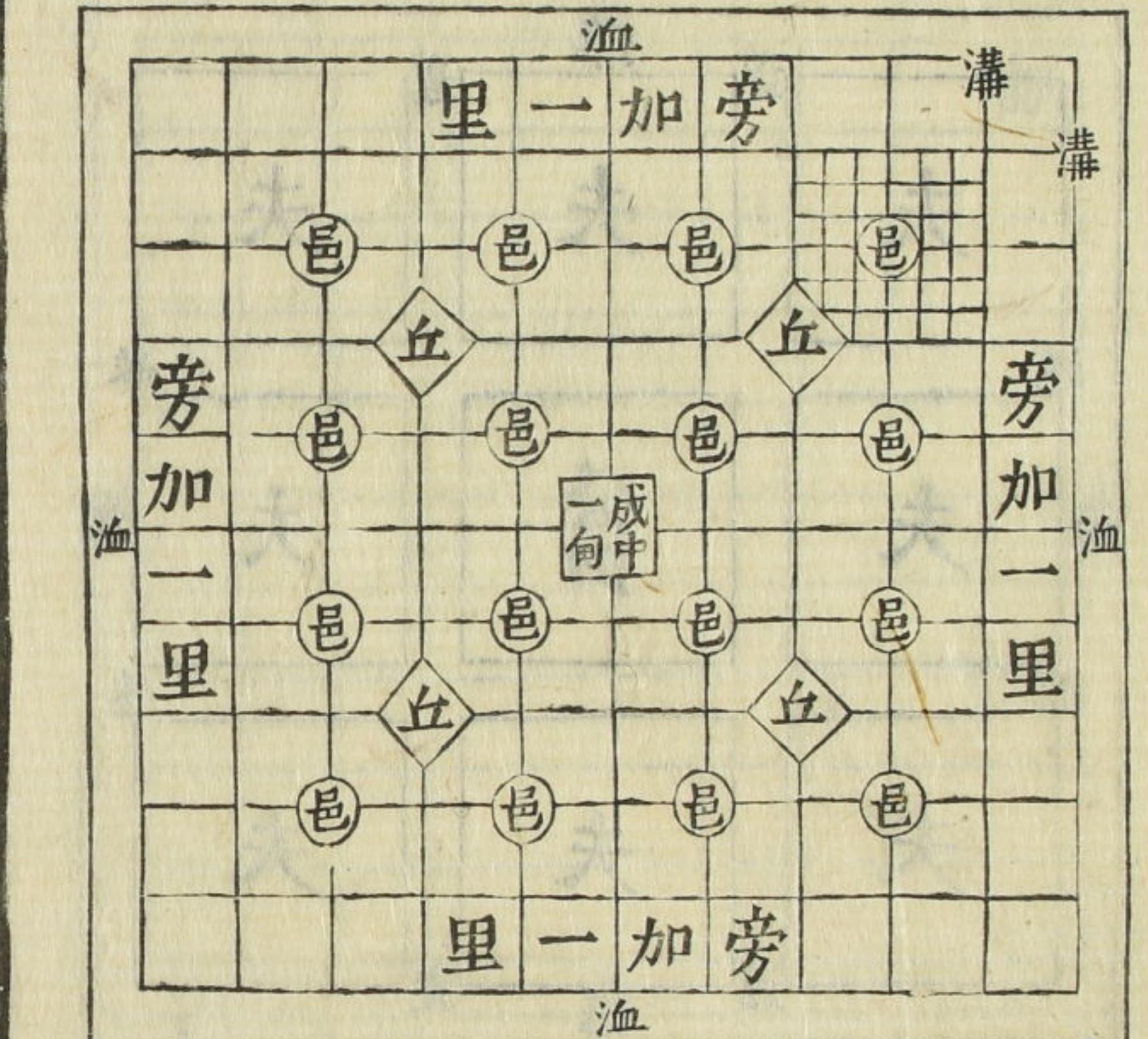
九夫爲井



井間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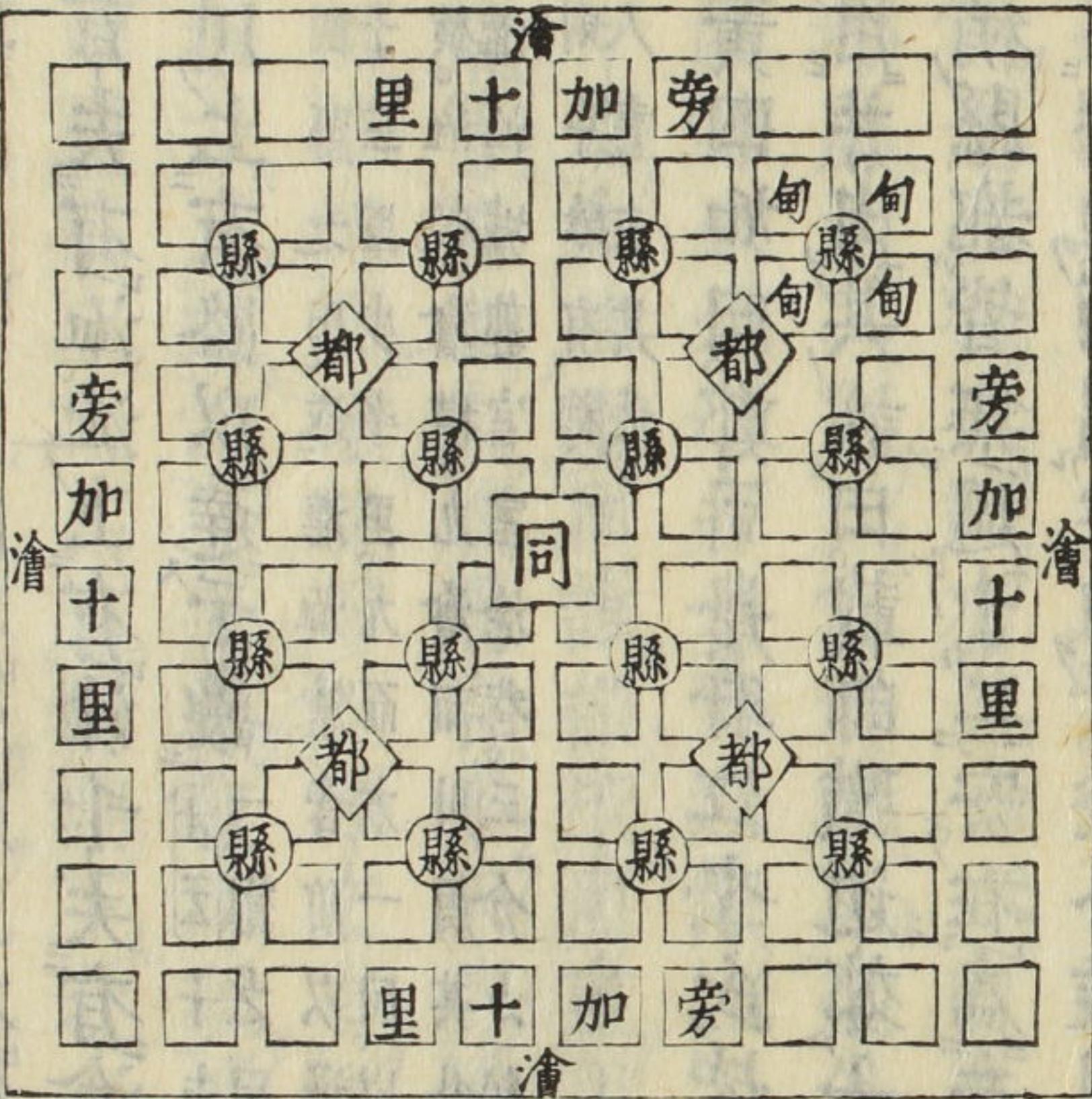
匠人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由異於鄉。遂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爲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丁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爲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都爲同



廣八尺深八尺曰溝。二尋深二仞曰溝。同間有溝。註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溝。同。井田之制備於丁。

遂人職丘，澆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澗。澗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澗皆所以通于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澗橫。九澗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蒲陽黃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爲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爲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

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爲井。云云。曰。此畿內采地爲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云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都縣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爲一溝之法。不同。誰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夫成周實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牴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橫互見之義。故爲之說耳。吾觀載師職。皆指園廛而言。冠國與園廛二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今以一二爲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爲侯國用之。王畿

不用則經文九夫爲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橫言之。匠人言九夫爲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橫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由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周之徹法最爲盡善。度其隰原徹田爲糧蓋自公劉已然後特遵而守之耳。或曰周爲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晦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杼。

而溝洫縱橫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爲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爲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爲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絲繡。

蔡氏曰。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龍
		取其鎮也	取其變也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華蟲
		火	藻
		粉米	黼
		水草取其潔也。	黻
		取其明也。	黻
		白米取其潔也。	黻
		虎蟲取其孝也。	黻
		雉取其文也。	黻
		繡之於裳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爲兩己相背	取其辨也

周禮司服注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旛旛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袞冕九章	以龍爲首言龍首	衣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卷然	以袞爲名	裳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	以雉爲首	衣華蟲	火	宗彝		
毳冕五章	以虎蟲爲首虎蟲毛	裳藻	粉米	黼	黻	

淺毳是亂毛故名之

黼

黻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

希又作緼

衣 粉米

玄冕一章

裳刺黻而已

衣 粉米
裳 簿 簿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主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緼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主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太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蜋彝也粉米黼黻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蜋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

之散乎下。道固始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散。
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
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
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
也。故繡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
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
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
故章與四時相變。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
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袞冕。禮
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袞。不言山。

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
毛物虎雉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
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
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行
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爲九
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
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火龍。太叔
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
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

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爲繡，葛之精者爲絲。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絲縑而繡之以爲祭服，後代無用絲者，此說是也。

日月 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二辰於旗。

星辰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爲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爲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

而已，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姐建日月七星。

山 古者衣黻尊圭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 古者衣黻旂旃。儀礼有旂旃。軺勺帷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爲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于摻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摻，則青者降矣。自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嚮，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禕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待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絞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爲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主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爲章者，以虎蜋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蜋因號虎蜋爲宗彝。其實虎蜋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自而虎蜋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爲罽。孔安國謂山

龍華蟲爲飾，皆臆論也。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祫而已。冕旒與玉璪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兼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爲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粉米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顧氏曰：

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鑿黑。有刺斷之義。故袞裳席巾辰纈禪之領冒之殺。覆櫛之冕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裳翼。見大其記。文兩已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鼓茀。而鼓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鼓也。白虎通曰。黻璧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

背惡向善。

○侯以明之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皆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官。侯者其所射也。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所射正所謂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

尚書通考 卷五 三十一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九弓者，侯中廣一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鴟鴞也。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雋，鴟鴞音王葵初云，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傍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其鵠眶其弓之數而降殺焉。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不辨。

棲革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自質。諸侯麋侯赤貨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爾。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尚書通考卷之五終

明之勢微也。大據以當東吳之主，無與以資不復。
勢弱於赤貧本失，亦勢盡以窮也。故勢雖強而處
此其失，雖不亡，終弱而將亡也。夫子曰：「用兵
貴知，知則勝，不知則敗。」又天子與之相對，
知此則王天下，就限數國而已。至采陽王立，制天子
跡，則以春以夏矣。美而諭，張之三載，天子大增。

